

# 一个偶然的发现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

青霉素的发现者是英国的细菌学家弗莱明，而青霉素的发现是极其偶然的，但是这次发现足以名垂青史、载入史册。

1922年，弗莱明正在从事细菌的研究。他的实验室位于伦敦一个环境欠佳的地域，条件很差，密不透风，可是一打开窗子，风又长驱直入。弗莱明专心致志地研究使人致病的葡萄球菌。他把含有几百个葡萄球菌的液体装到有透明溶液的圆盘上，然后将盖盖好，放到培养器里加温，这样就可以研究各种细菌是如何繁殖的，它们会不会变成肉眼也能看到的白色菌液。

有一天，弗莱明像往日那样细心地观察培养葡萄球菌的玻璃罐。突然他发现罐里跑进去了绿色的霉，原来是自

己没有把盖盖好。弗莱明叹了口气，心想因为自己的疏忽，这次实验一定会失败的。懊恼之余，他突然发现了奇怪的现象：绿色霉的周围，怎么没有葡萄球菌呢？难道它能阻止细菌的生长和繁殖？细心的弗莱明立刻开始探索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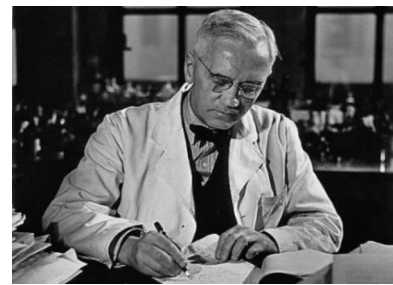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弗莱明试验的圆盘上所附的那一层是青霉菌，是楼上那位学者的研究对象。因为弗莱明的窗口通风，所以就飘进来了。这偶然发生的事件使弗莱明大受启发。他想，被青霉菌污染的周围无葡萄球菌，显示青霉菌能分泌一种消灭葡萄球菌或防止其生长的物质。如果将它专门进行研究和应用，一定会有很大价值。

弗莱明对青霉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实

验，证实这种绿色霉是杀菌的有效物质。他给这种物质起了个名字：青霉素。弗莱明发表了学术论文，报告了他的发现，但未引起重视，而且提取分离青霉素的问题也无法解决，很多细菌感染的疾病仍无法治疗。

1935年，英国的病理学家佛罗理、德国的生物化学家钱恩对弗莱明的发现很感兴趣，钱恩负责青霉菌的培养和青霉素的分离、提纯和强化，而佛罗理负责观察青霉素对动物作用的试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，青霉素对肺炎球菌、葡萄球菌、链球菌和螺旋体等所引起的疾病，均有显著疗效。至此，青霉素的功效得到了证明。

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随后青霉素



弗莱明在实验室中

的大量生产，拯救了无数肺炎、脑膜炎、脓肿、败血症患者和伤病员的生命。为了表彰这一造福人类的贡献，弗莱明、钱恩、佛罗理于1945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。 搜狐网

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，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一件作品按期完工，验收的官员看过之后，露出不悦之色。

“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”米开朗基罗问。“鼻子太大了！”官员说。“是吗？”米开朗基罗站在雕像前一本正经看了看，大叫一声：“可不是，鼻子是大了一点，我马上改。”

## 弯腰，只为接近心中的梦想

说话间，拿起工具爬上架子，叮叮当当修饰起来。凿刀所到之处，掉下了一些大理石粉，官员只得走开了。

一会儿功夫，米开朗基罗爬下架子，请那位官员再去检查。“您看，现在可以了吧？”官员看了看，高兴地说：“是啊！好极了！这样才对呢！”

事实上，米开朗基罗爬上架子时偷偷抓了一些大理石碎片和一把石粉，从头到尾，他在上面只是做做样子，对原来的雕刻没一丝一毫改动。

适时的弯腰，是缘于生命的一种智慧，是实现人生梦想的权宜之策。这样的弯腰，并不是卑躬屈膝，拍马奉迎，出卖人格，而是为着事业之爱，为着心中的梦想，适度妥协。

晚清“四大名臣”之一张之洞也是个善于弯腰的人。

他与李鸿章政见上多有不同，李鸿章曾多次在人前贬抑他。为避免矛盾扩大化，在不牵扯重大问题的前提下，张之洞开始对李鸿章虚与委蛇。甚至在李鸿章母亲八十寿辰时送去寿文，在李鸿章本人七十寿辰时，更是熬了几个晚上，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寿文送给李鸿章。寿文中，张之洞赞扬李鸿章文武兼备，统领千军万马，还赞美李鸿章德高望重、勤于国事，美好的品性深得天下人的敬佩。这篇五千字的寿文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，琉璃厂书商将其以单行本付印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张之洞的弯腰之举，看起来违背了世俗的法则，却拓展了心灵的空间，弥补了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嫌隙，他的才华、抱负也因之得以施展。

小处弯腰，才会大处取胜。可以说，为梦想弯腰，目标更容易实现。世上很多事情一如弯腰那样简单，若是放低姿态去做了，就更有机缘接近心中的梦想。

参考网 文/程应峰



著名的语言学家、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教授，被称作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”“中国最后一位贵族”。

李佩教授70多岁时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每个星期要上四节课，有一位助教从她身上发现了一个现象：一个星期里，李佩在课堂上从没有穿过同一件衣服。今天穿马甲碎花连衣裙，明天就改换唐装外套，然后还会有小衫短装外套、绣

## 一堂耗时近百年的美德课

花套头针织衫等，着装不但得体大方，还很漂亮。助教暗想：想不到赫赫有名的李教授竟然如此肤浅，因爱美而扮成“老来俏”。于是，他心生不屑，半开玩笑地对李佩说：“李教授70岁尚且如此爱好装扮，可想年轻时的你走上讲坛，会是多么光彩照人。”不料，李佩却说：“为人师表，保持自身的体面，是对学生的尊重。”

1997年，李佩唯一的亲人——女儿郭芹患癌症病逝。已经80岁的李佩，没有哭天抢地，更没有流泪，只是请了一周病假。假满后，她依然化上淡妆，挑一件紫红色旗袍穿上，拎着收录机，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，但是她的声音明显沙哑了。

年近百岁，仍有许多客人来访。有

学生、同行、政府官员，不管是谁，李佩都坚持整装，脸上要抹粉底、要描眉，已经很稀疏的白发要梳整齐，照镜子检查衣着是否得体。连护士小魏都觉得这太烦琐，就旁敲侧击地建议：“李奶奶，今后咱只在接见政府官员和媒体采访时整整妆，其他来访就不要整装了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起居不便，大家都理解的。”李佩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小魏啊，我可不能因为年岁长于别人，就不尊重别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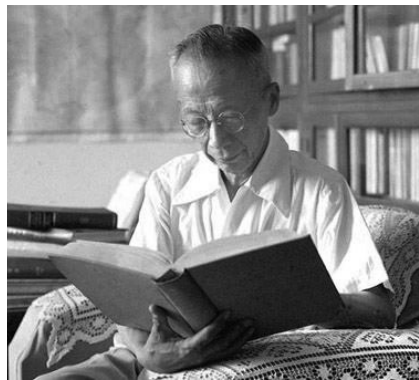
李佩是美丽的玫瑰，优雅、美丽、坚强、凌厉。她的老朋友、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教授这样评价她：“李教授的外表更是一堂课，一堂花费了近百年时间讲给别人的美德课！”

《知识窗》文/唐启寿

## 竺可桢礼遇人才

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气象学家、地理学家、教育家，中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，也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。竺可桢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。有人说：民国时代，中国有两个最好的大学校长，一个是北京大学蔡元培，一个是浙江大学竺可桢。这两个人都作风民主，都能做到礼遇人才，竺可桢甚至因此被称为“浙大保姆”。竺可桢珍视、礼遇人才，留下不少佳话。

竺可桢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礼遇就是其中之一。马一浮为人孤傲耿介，浙江大学曾多次礼聘他，被其拒绝。后来由于日寇不断进攻，马一浮生存环境急剧恶化，



他于1938年写信给浙大校长竺可桢，委婉表达了想来浙大任教的心愿。竺可桢不计前嫌，将其聘为“国学讲座”。给他安排了当时浙大最好的屋子，而且不要求他跟其他教授一样讲课，只需每周给全校师生

上两三次课。并且为马一浮配了一辆黄包车，要知道，当时浙大只有两辆黄包车。马一浮能遇上竺可桢这样礼遇他的人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竺可桢不仅能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尊重教师，还能充分包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。政治学教授费汎很有才华，但很长一段时间对竺可桢非常不满。他常说：“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，只会看天，不会看人。”消息传到竺可桢那里，竺可桢只是一笑了之。后来，学校缺一训导长，竺可桢极力推荐费汎，使其当上了训导长。事实证明，费汎的话错了，竺可桢不会看天，还会看人。

正所谓“量小非君子，无度不丈夫”，竺可桢如此礼遇人才，恰恰体现了他做人的大格局、大气度。

人民政协网 2017.6.22 文/张雨

## “美食达人”张爱玲

下落，买到了之后，再乘电梯上来，似乎总有点可笑。”

在上海与母亲同住时，张爱玲常去对街的舅舅家吃饭，而每每母亲都会带一份清炒的新鲜苋菜。这道菜是色彩丰富，性感怡人：“苋菜上市的季节，我总是捧一碗乌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，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。在天光下过街，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，小粉红花，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，朱翠离披，不过这花不香，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。”

老上海飞达咖啡馆里的香肠卷，也曾在张爱玲的味蕾上开出花来。某一日，好友炎樱坐在张爱玲公寓的阳台上，拿着相机随意拍着，边拍边问：“如果离开上海，你最想念的是什么？”张

玲脱口答道：“飞达咖啡馆的香肠卷。”说这话时，张爱玲一手叉腰，头微微扬起，淡然的神情中夹着几分傲然。

热恋时，张爱玲领着胡兰成到街上去吃大饼油条，她说：“大饼油条同吃，由于甜咸与质地厚切脆薄的对照，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同，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。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，但是油条压扁了又稍差，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。”

对于吃，张爱玲甚有心得，或轻描淡写，或浓墨重彩。她还喜欢一种菜汤面疙瘩：“一锅淡绿的面糊，嘟嘟煮着，面上起一点肥胖的颤抖……”这段绝妙的描述再一次显露了张爱玲资深美食达人的本色。

《文史博览》文/荆墨